



學部通辨

(一)

陳建撰

Bub 515/1702

自序

天下莫大於學術。學術之患。莫大於蔣障。近世學者。所以儒佛混淆。而朱陸莫辯者。以異說重爲之蔣障。而其底裏是非之實。不白也。易曰。豐其蔕。日中見斗。深言掩蔽之害也。夫佛學近似惑人。其爲蔕已非一日。有宋象山陸氏者出。假其似以亂吾儒之真。援儒言以掩佛學之實。於是改頭換面。陽儒陰釋之蔕熾矣。幸而朱子生同於時。深察其弊。而終身立排之。其言昭如也。不意近世一種造爲早晚之說。謂朱子初年所見未定。誤疑象山。而晚年始悔悟。而與象山合。其說蓋萌於趙東山之對江右六君子策。而成於程篁墩之道一編。至近日王陽明因之。又集爲朱子晚年定論。自此說旣成。後人不暇復考。一切據信。而不知其顛倒早晚。矯誣朱子以彌縫陸學也。其爲蔕益以甚矣。語曰。一指蔽目。太山弗見。由佛學至今。三重蔕障。無惑乎朱陸儒佛混淆而莫辯也。建爲此懼。迺竊不自揆。慨然發憤。究心通辯。專明一實。以扶三蔕。前編明朱陸早同晚異之實。後編明象山陽儒陰釋之實。續編明佛學近似惑人之實。而以聖賢正學不可妄議之實終焉。區區淺陋。豈敢自謂摧陷廓清。斷數百年未了底大公案。而朱陸儒佛之辯。庶幾由此無蔕障混淆之患。禪佛之似。庶乎不亂孔孟之真。未必不爲明學術之一助云。其卷目小序。繫列於左。

前編

上卷所載。著朱子早年嘗出入禪學。與象山未會而同。至中年始覺其非。而返之正也。

中卷所載。著朱子中年方識象山。其說多去短集長。疑信相半。至晚年始覺其弊。而攻之力也。

下卷所載。著朱陸晚年冰炭之甚。而象山既歿之後。朱子所以排之者尤明也。

後編

上卷所載。著象山師弟作弄精神。分明禪學。而假借儒書以遮掩之也。此爲勘破禪陸根本。

中卷所載。著陸學下手工夫。在於遺物遺事。屏思黜慮。專務虛靜。以完養精神。其爲禪顯然也。

下卷所載。著象山師弟顛倒錯亂。顛狂失心之敝。其禪病尤昭然也。

續編

上卷所載。著佛學變爲禪學。所以近理亂真。能溺高明之士。文飾欺誑。爲害吾道之深也。

中卷所載。著漢唐宋以來學者多淫於老佛。近世陷溺推援之弊。其所從來遠矣。

下卷所載。著近年一種學術。議論類淵源於老佛。其失尤深而尤著也。

終編

上卷所載。心圖心說。明人心道心之辯。而吾儒所以異於禪佛在此也。此正學之標的也。

中卷所載。著朱子教人之法。在於敬義交修。知行兼盡。不使學者陷一偏之失。而流異端之歸也。此

正學之塗轍也。

下卷所載著朱子著書明道、闢邪反正之有大功於世。學者不可騁殊見而妄議。末附總論遺言。以明區區通辯之意云。

顧序

東粵清瀾陳先生嘗爲書以著朱陸之辯。而曰此非所以拔本塞源也。於是乎掇及佛學。而又曰此非所以端本激源也。於是乎特揭吾儒之正學終焉。總而名之曰學部通辯。大指取裁於程子本天本心之說。而多所獨見。後先千萬餘言。其憂深。其慮遠。肫懇迫切。如拯溺救焚。聲色俱變。至爲之狂奔疾呼。有不知其然者。內黃蛟嶺黃公受之。先生奉爲世寶。十襲而授厥嗣。直指雲蛟公。雲蛟公顧譊庭訓。慚愧時趨。謂盱眙令禮庭吳侯嘗讀書白鹿洞。出示之。侯慨然請任剗剗之役。而其邑人慕崗馮子爲問序於不佞。先是高安密所朱公從吾邑高存之得朱子語類。屬其裔孫諸生崇沐校梓。且次第行其全集與小學近思錄諸編。及聞是役也。崇沐復欣然樂佐厥成。相望數百里間。一時聲氣應合。俯仰山川。陡覺神旺。不佞憲作而歎曰。美哉諸君子之注意於正學也。有如是哉。其不謀而契也。吾道其將興乎。何幸身親見之也。已伏而思曰。朱陸之辯。凡幾變矣。而莫之定也。由其各有所諱也。左朱右陸。旣以禪爲諱。右朱左陸。又以支離爲諱。宜乎競相持而不下也。竊謂此正不必諱耳。就兩先生言。尤不當諱。何也。兩先生並學爲聖賢者也。學爲聖賢。必自無我入。無我而後能虛。虛而後能知過。知過而後能日新。日新而後能大。有我反是。夫諱我心也。其發脈最微。而其中於人也。最黏膩而莫解。是無形之蔽也。其爲病。病在裏。若意見之有異。同議論之有出入。或近於禪。或近於支離。是有形之蔽也。其爲病。病在表。易治也。病在裏。難治也。

是故君子以去我心爲首務。予於兩先生非敢漫有左右也。然而嘗讀朱子之書矣。其於所謂支離。輒認爲己過。悔艾刻責。時見乎辭。曾不一少恕焉。嘗讀陸子之書矣。其於所謂禪。藐然如不聞也。夷然而安之。終其身曾不一置疑焉。在朱子豈必盡非。而常自見其非。在陸子豈必盡是。而常自見其是。此無我有我之證也。朱子又曰。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某平日所論。卻是道問學上多。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蓋情語也。亦遜語也。其接引之機微矣。而象山遽折之曰。旣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何歟。將朱子於此果有所不知歟。抑亦陸子之長處短處。朱子悉知之。而朱子之喫緊處。陸子未之知歟。昔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孔子賊之。乃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彼其意。寧不謂是向上第一義。而竟以佞見訶也。其故可知已。是故如以其言而已矣。朱子歧德性問學爲二。象山合德性問學爲一。得失判然。如徐而求其所以言。則失者未始不爲得。而得者未始不爲失。此無我有我之別也。然則學者不患其支離。不患其禪。患其有我而已矣。辯朱陸者。不須辯其孰爲支離。不須辯其孰爲禪。辯其孰爲有我而已矣。此實道術中一大部。非他小小牴牾而已也者。而通辯偶未之及。敢爲吳侯誦之。惟慕崗子進而裁焉。且以就正於雲蛟公。不審與蛟嶺公授受之指。有當萬分一否也。萬曆乙巳十二月之朔。無錫顧憲成謹序。

學部通辨後編序

或曰。子所著學部通辨前編。其於朱陸同異之辯明矣。乃復有後編之作。何。曰。前編明朱陸之異。而此編則其所以異也。夫陸子之所以異於朱子者。非徒異於朱子已也。以其異於聖賢也。異於聖賢。如之何而不異於朱子也。陸子之所以異於聖賢者。非徒異於聖賢已也。以其溺於禪佛而專務養神一路也。溺於禪佛而專務養神一路。雖欲不異於聖賢。不可得矣。嗚呼。養神一路。象山禪學之實也。異於聖賢。異於朱子之實也。而近世學者不察焉。相率而輕信其自大之言。曰。陸氏之學。尊德性也。陸氏先立乎其大也。而不知其假似以亂真也。援儒以入佛也。借儒以掩佛也。有許多弊也。幾何而不中於朱子謂近世人大被欺謾。又謂分明被他塗其耳目。至今猶不覺悟也。嗚呼。陸氏之學。爲塗爲蔽。已數百年。學者見聞習熟矣。近歲又益以程篁墩諸人之部。如塗塗附焉。此說天下已成風極重。有難反之勢矣。驟聞區區此論。未有不愕然以駭者。志道君子。但請毋貴耳賤目。虛心細閱此編一過。則將先張之弧。後說之弧。殆有不足以喻之者矣。或猶不然。則此編奚翅覆瓿。東莞清瀾居士陳建謹敘。

顧序

朱陸異同之辯。祖分左右者。數百年於茲矣。左朱右陸。左陸右朱。二者若不相下。至近來言理諸家。同聲附和。竟謂朱不異陸。陸不異朱。調停回護。幾莫窮其首尾。從未有以禪學斥陸氏者。嗚呼。援儒入墨。推墨入儒。似是而非。賢者不免。若不究極根底。考辯始終。將使得伊洛之真傳者。與頓悟良知之說。並傳流於天壤。而莫知適從。不幾異端充斥。而爲孔孟罪人耶。此清瀾陳子學菴通辯之所由作也。採輯羣書。編次年月。俾學者曉然知陸之爲禪。朱之爲正學。而紛紛聚訟者始定。其有功於世道人心不淺矣。余生也晚。不獲從先生游。讀其書。想見其爲人。心竊嚮往之。緣其版籍灰燼。好學深思者。未能家戶而戶祝也。敬復授梓。以自附於內黃黃子之後。至其學問源流。聖賢底蘊。則涇陽公有我無我之論。固直探其本。小子何多贅焉。

康熙十七年歲在戊午。臬月吉旦。當湖後學顧天挺蒼巖甫敬題於榮陽公署。

傳

陳建號清瀾。廣東東莞人。嘉靖壬寅。朝議進宋儒陸九淵於孔廟。時清瀾以進士令南閩。聞之。憂道統將移。學脈日紊。乃發憤著學菴通辨。以破王氏所編朱子晚年定論。其書批禍根於橫浦。證變派於江門。而中閒則詳著朱陸始終不同之迹。閱七年。戊申。書成。張夏錄源流閩

學部通辨提綱

一、朱陸早同晚異之實。二家譜集具載甚明。近世東山趙沅氏對江右六君子策。乃云朱子答項平父書有去短集長之言。豈鵝湖之論。至是而有合耶。使其合併於晚歲。則其微言精義。必有契焉。而子靜則既往矣。此朱陸早異晚同之說。所由萌也。程篁墩因之。迺著道一編。分朱陸異同爲三節。始焉若冰炭之相反。中焉則疑信之相半。終焉若輔車之相倚。朱陸早異晚同之說。於是乎成矣。王陽明因之。遂有朱子晚年定論之錄。專取朱子議論與象山合者。與道一編輔車之卷。正相唱和矣。凡此皆顛倒早晚。以彌縫陸學。而不顧矯誣朱子。誑誤後學之深。故今前編編年以辯。而二家早晚之實。近世顛倒之弊。舉昭然矣。

一、自老莊以來。異學宗旨。專是養神。漢書謂佛氏所貴。修鍊精神。胡敬齋曰。儒者養得一箇道理。釋老只養得一箇精神。此言實學術正異之綱要。陸象山講學。專管歸完養精神一路。具載語錄可考。其假老佛之似。以亂孔孟之真。根底在此。而近世學者未之察也。故今後編之辯陸。續編之辯佛。皆明其作弄精神。所以異於吾儒之學。至終編則明吾儒之理學。異於異學之養神。蓋此書樞要只此云。一、朱子有朱子之定論。象山有象山之定論。不可強同。專務虛靜。完養精神。此象山之定論也。主敬涵養。以立其本。讀書窮理。以致其知。身體力行。以踐其實。三者交修並盡。此朱子之定論也。觀於後編

終編可考矣。乃或專言涵養。或專言窮理。或止言力行。則朱子因人之教。因病之藥也。惑者乃單指專言涵養者爲定論。以附合於象山。其誣朱子甚矣。故不得不辯。

一、此書本散採諸書。今繩以屬辭比事。引伸觸類之法。其文理接續。血脈貫通。句句理會。其言自相發明。

一、此書多翦繁蕪而撮樞要。不敢泛錄以厭觀覽。

一、採據諸書。朱子文集、朱子語類、朱子年譜、象山文集、象山語錄、象山年譜、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六子書、四書大全、文獻通考、事文類聚、傳燈錄、大慧語錄、宋僧宗崇正辯、宋建安慈湖遺書、宋慈湖鶴

林玉露、宋廬陵羅草木子、元括蒼葉居業錄、明餘干胡居白沙集、新會陳荷亭辯論、東陽盧篁墩文

集、道一編、並休寧程陽明文錄、傳習錄、並餘姚王象山學辯、南海雷紹困知記、著其摘引單言者

書目不列。止見本文。謹按。朱子未出以前。天下學者有儒佛異同之辯。朱子既沒之後。又轉爲朱陸異同之辯。

此聖學顯晦所由繫。世道升降之大幾也。蓋自周衰。降爲戰國。天下雖有異端。如楊墨申韓之屬。非

一。然其爲說尙淺。未足以深惑乎人也。迨至東漢。而佛學入中國。至南北朝。而達摩西來。傳禪。其明

心見性之論。始足以陷溺高明之士。其本來面目之似。始足以混中庸未發之真矣。嗚呼。禪佛之近

似。已足以惑人。而況重以象山之改頭換面。假儒書以彌縫佛學。爲說益精益求精乎。又況重以篁墩

諸人。又顛倒早晚。假朱子以彌縫象山。爲謀益工益密乎。常觀程子闢佛氏曰。邪誕妖異之說。塗生

民之耳目。塗言蔀也。朱子排陸氏曰。分明被他塗其耳目。至今猶不覺悟。言益蔀也。孰意近年又爲道一編諸書所塗。成三重蔀耶。建無似。究心十年。著成此辯。垂十萬言。其大要明正學。不使爲禪學之所亂。尊朱子。不使爲後人之所誣。撤豐蔀。不使塗後學之耳目而已。君子其尙虛心而熟察之哉。

學部通辨卷之一

明 陳建 撰

前編上

此卷所載著朱子早年嘗出入禪學與象山未會而同至中年始覺其非而返之正也。

庚戌宋高宗建炎四年九月甲寅子朱子生。

朱子年譜

己未高宗紹興九年二月乙亥象山陸子生。

象山年譜

辛未紹興二十一年陸子十三歲陸子生穎異幼嘗問父賀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

寢食後十餘歲因讀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悟曰原來無窮人與

宇宙皆在無窮之中者也援筆書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曰宇宙便是吾心

吾心便是宇宙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

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有不同也。

象山年譜

按陸子宇宙字義之悟正禪家頓悟之機然其言引而不發學者卒然難於識破必合後編所載作弄

精神一路觀之然後其禪昭然矣蓋此編專明朱陸早晚至後編方究極象山禪蘊也。

癸酉紹興二十三年朱子二十四歲赴任同安主簿始受學於延平李先生之門年譜云初朱子學靡常

師出入於經傳。汎濫於釋老。自云初見延平。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李先生云。公恁地縣空。理會得許多道理。而面前事卻理會不下。道亦無他玄妙。只在日用閒着實做工夫處。便自見得。某後來方曉得他說。朱子語類云。佛學舊嘗參究。後頗疑其不是。及見李先生之言。初亦信未及。亦且背一壁放。且理會學問看如何。後年歲閒漸見其非。

朱子早年之學。大略如此。後十年。延平先生方卒。

戊寅紹興二十八年。朱子二十九歲。作存齋記云。人之所以位天地之中。而爲萬物之靈者。心而已矣。然心之爲體。不可以見聞得。不可以思慮求。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日用之間。無適而非是也。君子於此。亦將何所用其力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則存之道也。如是而存。存而久。久而熟。心之爲體。必將瞭然有見乎參倚之間。而無一息之不存矣。朱子文集

按此記爲同安學者許順之作。朱子初年之學。亦只說一箇心。專說求心見心。全與禪陸合。

戊子孝宗乾道四年。朱子三十九歲。答何叔京書云。熹奉親遣日如昔。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良心發見處。卽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所喻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熹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卻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曷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耶。朱子文集

朱子斯書道一編指爲朱子晚合象山。王陽明採爲朱子晚年定論。據年譜。朱子四十歲。丁母祝。孺人憂。此書有奉親遺日之云。則祝無恙時所答。朱子年猶未四十。學方日新未已。與象山猶未相識。若之何得爲晚合。得爲晚年定論邪。其顛倒誣誑。莫斯爲甚。

朱子又答何叔京書云。今年不謂饑歉至此。夏初所至滔滔。遂爲縣中委以賑糶之役。百方區處。僅得無事。博觀之敝。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少。有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閒斷處。有下工夫處。乃知日前自誑誑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朱子文集

按賑饑事。考年譜。正在是年。王陽明所編定論。採答何叔京凡四書前一書也。此一書也。尙有二書。又皆在此錄二書之前。皆祝孺人猶在。朱子未識象山時所答。至淳熙乙未。朱子方會象山。而何叔京亦卒矣。見朱子作叔京墓誌陽明何得槩指爲晚年哉。

右答何叔京二書。學專說心。而謂與書冊言語無交涉。正與象山所見不約而合。此朱子早年未定之言。而篁墩陽明矯取以彌縫陸學。印證已說也。朱子嘗謂李伯諫所論大抵以釋氏爲主。而於吾儒之說近於釋者取之。今觀道一定論二編。大抵以陸氏爲主。而於朱子之說近於陸者取之。而顛倒早晚不顧也。學者察此禪薈大略可觀矣。

庚寅。乾道六年。朱子四十一歲。

朱子答薛士龍書云。熹自少愚鈍。事事不能及人。顧嘗側聞先生君子之餘教。竊知有志於學。而求之不得其術。蓋舍近求遠。處下窺高。馳心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比乃困而自悔。始復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謹之於視聽言動之際。庶幾銖積絲繁。分寸躋攀。以幸其竊知義理之實。不爲小人之歸。而歲月侵尋。齒髮遽如許矣。朱子文集

朱子初年。學專說心。而謂與書冊言語無交涉。其馳心空妙可見。據朱子自謂馳心空妙二十餘年。當不啻年垂四十。而此書當在此年以後矣。下三書皆相發。

又按語類。廖德明錄癸巳所聞云。先生言二三年前。見得此事尙鶻突。爲他佛說得相似。近年來方看得分曉。按癸巳。朱子四十四歲。言二三年前。則正是四十歲前。而近年看得分曉。則正是四十以後。尤可徵也。

朱子答許順之書云。大抵舊來之以佛老之似。亂孔孟之真。故每有過高之病。近年方覺其非。而亦未能盡革。但時有所覺。漸趨平穩耳。順之此病尤深。當痛省察矯揉也。

又答許順之書云。三復來示。爲之悵然。已輒用愚見。附注於下。只於平易確實之處。認取至當之理。凡前日所從事一副當高奇新妙之說。竝且倚閣。久之。見實理自然都使不著矣。蓋爲從前相聚時。熹亦自有此病。所以相漸染成此習尙。今日乃成相誤。惟以自咎耳。朱子文集

朱子初年學專說心。而謂與書冊言語全無交涉。此正過高之病。一副當高奇新妙之說也。

朱子答汪尚書書云。熹於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後。以先生君子之教。校乎先後緩急之序。於是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也。以爲俟卒究吾說。而後求之。未爲甚晚。而一二年來。心獨有所未安。雖未能卽有諸己。然欲復求之外學。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朱子文集

朱子曰。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於此。一日。在劉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其僧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卻與劉說某也。理會得箇昭昭靈靈底禪。劉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使用他意思去胡說。試官爲某說動了。遂得舉。時年十九。後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五矣。始見李先生。與他說。李先生只說不是。某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李先生爲人簡重。卻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言語。某遂將那禪來權倚開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賢書來讀。讀去。一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卻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日出。朱子語類

此書與此語相表裏。遂明說師釋扣僧來歷。朱子爲人光明。不少隱諱。如此。病翁卽劉屏山子輩也。朱子困學詩云。舊喜安心苦覓心。捐書絕學費追尋。困橫此日安無地。始覺從前枉寸陰。朱子文集

朱子初年學務求心。而謂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故致捐書絕學。而苦覓心也。嗚呼。禪學近似亂真。能陷溺高明。雖朱子初猶捐書絕學。馳心二十餘年。而於象山又何怪焉。但朱子中年能覺其非。而